范太史集

六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竊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聖旨令引伴官緣路量力趲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竊以西戎陪臣朝賀闕庭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令煩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促訖奏知更不晝降聖旨庶於事體為允

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唯皇天祖宗嚮佑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

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

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也陛下方

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

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

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也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

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加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躬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

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謝宣諭劄子 二十七日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二十七日參假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十四日面奉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宮御幸無此事者臣自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皇帝疏至二十四日呂大防令實錄院吏語臣如入省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太皇太后疏緣臣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薦士劄子 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於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

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採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宫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

疾惡力排姦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取進止

四

伏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寃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

貼黄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

又祖宗時遣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

欲乞參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 三月六日

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乞優恤蔡延慶家劄子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被遇先朝徧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外實著聲迹先出繼伯父故參知政事齊既而歸宗盡推財產以與齊子贍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殁之日家計索然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居止伏望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應副葬事并差蔡河

人船津送靈柩家屬并乞領頼昌府差人到出陸處津般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屋居住免致孤遺失所以稱朝廷禮待侍從仁恤存殁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毁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殁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毁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八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歴街巷昨來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毁拆屋舍太過居

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葢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殁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

安詩同共聞奏

邇英留對劄子 五月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名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諫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跡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嘗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

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入内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月八日

臣司馬康假臣吴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彦若臣范百禄

劄子

乞免館伴狀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勅命大遼國賀坤成

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强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勑命臣不敢祗受 依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纔住請受已見不易伏望

聖慈矜恤特降指揮下有司令依熙寧中常秩例特自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至窘乏以稱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讀臣范百祿臣趙彥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吳安詩劄子尋有旨給俸

舉張咸賢良劄子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嘗名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

欲求絶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前舉報罷益强於學令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以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畯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

不幸疾病遽至亡歿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二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聞窘乏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管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 二十五日經筵同入並依奏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聖旨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墳所仰河南府常與照管本

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聖旨司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今司馬康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陝州夏縣管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温景純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令來居喪管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

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候温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
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温景純照會遵守
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
進絹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
魏徵起堂今其子孫貧之自可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
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貴其施之
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孤
幼已蒙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

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皆出朝廷伏望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十月二十八日

臣近於邇英閣面奏乞候講尚書畢錄無逸全篇講義上進以備聖學温尋臣等今編寫成一冊謹具進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

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
下詔嘉奬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
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
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說比
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
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録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
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

付太常寺與聶崇義思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取
進止

薦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奏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
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令三
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熈寧中鏁廳應舉得解省
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
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

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特除太常丞以不叅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雖在巖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况三公之後勲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